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灋則儉無灋則奢儉則寡欲

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致禍而彼致禍之人亦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

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在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敘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

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蝓蛭有角黃黑色

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蝓起吉反蛭音羌

楚楚鮮明貌○鄭氏曰

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畧

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說文朝生暮死蓋以此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

楚楚作黼黻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

也閱者悅澤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

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

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

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

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

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

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

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

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

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

音恭公遠

于萬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孔氏曰共

公襄昭

彼候人兮何

何可

戈與袪

都外

彼其

音記

之子三百赤帶

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

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身荷戈袪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何揭也

孔氏曰擔揭也

○孔氏曲禮疏

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

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

周禮冬官

戈秘六尺有六寸注云秘猶柄也○秘音祕

○毛氏曰袪及也

孔氏曰考工記及長尋有四戈

及俱是短兵袪字從及故知袪為及也

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

氏曰之子是子也

○毛氏曰帶鞞也

孔氏曰帶是配鞞之服形制同於鞞祭服

謂之帶他服謂之鞞

一命緼

鳥本

帶黝

於糾

珩

音衡

再命赤帶黝珩三

命赤帶葱珩大夫以上赤帶乘軒

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

朝三百人皆服赤帶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

今有三百赤帶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

何戈與緼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緼緼表也○

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袪則以袪為表矣

維鷦

徒低反

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尺正

其服

毛氏曰鷦洿澤也

孔氏曰鷦水鳥形如鷦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鷦

鷦也食魚故名洿澤

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鷦當居泥

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味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

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濟子兮婉反兮變力轉反兮季

女斯饑

程氏曰蒼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山

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濟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

女饑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氏曰蒼

集注作媾變作媾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

毛氏曰興也鳴鳩於入反鞠也李氏曰鳴鳩爾雅以為鞠也鞠方言以為戴勝今乃鳩

也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鄭氏

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

如物之裏結○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

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

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

騏其音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

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毛氏曰弁

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

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

韋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

絲帶相配唯皮弁○孔氏曰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

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

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朱氏曰其帶伊絲

白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

作其弁伊綦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

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灋而後民灋

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側中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

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鵙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

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

○毛氏曰稂童梁孔氏曰稂一名童梁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愾嘆息

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

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

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

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

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寢曰本又作浸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斜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蒸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采氏曰著筮草也陸璣蟲魚疏曰似○京師解見公劉

芄芄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芄芄美貌程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伯勞侯也鄭郇文之昭也嫌是伯爵

故言郇伯侯也○宋氏曰黍苗既芄芄然矣而日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

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

今之不然也會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幽

鄭氏詩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

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

漆縣東北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郃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康

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

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

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

為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

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大王

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幽度其陽隰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

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

公劉居幽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敘已志故別其詩以

為幽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

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文中子程

元問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

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

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

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

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

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劉氏曰

名之為幽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

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

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

之幽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

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

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

○范氏曰幽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

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

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

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

變者管蔡流言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幽風當如此又成王中

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

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

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

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王氏曰仰觀星日

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

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

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

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

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卑卑莫知為之者也周

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

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

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

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音炎彼

南畝田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為紀○范氏曰何

以卒歲則又見二○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

之日為歲之終也○孔氏曰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

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

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

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

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

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

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孔氏曰

己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感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

又言曰別無義例只是文順。○鄭氏曰褐毛布也。賤者所服。

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鄭氏曰褐毛布也。賤者所服。

今夷狄作褐。卒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斗建寅。

皆織毛為之。○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斗建寅。

也。月。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

帝籍幽土寒晚温亦晚故修耒耜。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

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于訓為於。○程氏曰同我婦子我。

之二月斗建。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

卯之月也。婦我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饁饋也。田峻田大夫也。

婦我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饁饋也。田峻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鄭氏曰此章陳人以。

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

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

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張氏曰周人。

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

撥故頻舉七月為言。○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

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

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為是故也。○范。

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歐陽氏曰農夫。

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歐陽氏曰農夫。

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

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

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

古詩書詩已卷十六

四

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

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董氏曰。

感發說文作溲浹栗烈集注作栗列按烈從火不得為寒。

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

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

非敘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

非敘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

非敘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

非敘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

非敘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

非敘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

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反祁祁巨之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温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卽葛覃黃鳥

也懿筐深筐也○宋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行牆下徑

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

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

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繫皤蒿也所以生蠶孔氏曰

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祁祁衆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娣從

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既

感事苦又感陽氣○程氏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

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

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

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

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

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懿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

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

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繁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

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

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及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朱氏

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

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

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

猗女桑皆用斧斫○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

而麻事起矣○宋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

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孔氏曰染以朱孔陽為難言我朱孔陽則元黃不足道也○程

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豸

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

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孔穎達謂績

麻為布民白衣之元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之

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元冕豈不用元乎

四月秀萋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

摯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

同載績子管反武功言私其縱子公反獻豸古牽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秀蜩蟴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蟴蟴謂之秀獲禾可獲也隕墜

摯落也孔氏曰隕摯十月木葉皆隕落○鄭氏曰于往也

○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

始裘董氏曰齊東郭書衣狸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

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

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

○鄭氏曰不用仲冬亦

幽地晚寒也○毛氏曰績繼功事也豕一歲曰縱三歲曰

豕

豕

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

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工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鄭氏

曰秀萋也鳴蜩也穫禾也隕擇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候物成自秀萋始。張氏曰秀萋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王氏曰隕擇

則鳥獸毼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擇為取貉狐狸之

候也。○孔氏曰既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

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宋

氏曰獻豸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

禮備故也。○東萊曰貉狐狸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

以五穀不生狐狸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音終反素和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窳珍悉熏許云鼠塞

向瑾音觀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

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

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

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釋文曰屋

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朱氏曰宇。○蟋蟀解見唐蟋

蟀孔氏曰日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窳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

之孔穴也。○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

牖也。孔氏曰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墜塗

也庶人葦戶。孔氏曰葦戶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窳墜

也庶人葦戶。孔氏曰葦戶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窳墜

也庶人葦戶。孔氏曰葦戶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窳墜

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

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

之始。又曰若總一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范氏曰五

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蝻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

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

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

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

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

民畢出在壑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

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爾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

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七月亨。普庚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

苴。七餘采荼薪樗。救書食我農夫。

毛氏曰鬱棗。大計屬薁薁薁也。孔氏曰棗其樹高五六尺

車下李薁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

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薁乃盈反。

○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李氏曰

魯相所拔。○宋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曰

者是也。○春酒凍。丁貢醪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醪之即酒正

藥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鄭氏曰介

眉謂毫也。○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

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

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毛氏曰：叔拾也。

苴麻子也。爾雅曰：廣泉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廣扶刃反，泉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

以供也。○茶解見谷風。○毛氏曰：檮惡木也。孔氏曰：檮唯堪為薪，故曰惡木。

○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

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

奠已下，果蔬菜酒皆為養老之具。○王氏曰：眉壽衰矣，養

氣體焉以助之也。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程氏賔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

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

蓄麻食之，慘乾茶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稷音六，禾麻菽麥，嗟我

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亟紀

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

熟，築堅以為場。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孔氏曰：

納謂納於場。○禾解見下。○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為稼。李

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黍稷解見黍離。○毛氏曰：後熟

曰重先熟曰稷。董氏曰：鄭眾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

衆所謂藝。○釋文曰：禾邊作重是。○孔氏曰：再言禾者，以

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稷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

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

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

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董氏曰蓋官府之役

○程氏曰絢所用蓋屋。毛氏曰絢絞也。鄭氏曰女當畫日往取茅

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

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

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處可以治之。

○孔氏曰播種也。○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

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

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絢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

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

播殖也。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宮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

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日其蚤

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饗曰殺羔

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水腹

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

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

謂夏十月日在虛危。○孔氏曰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

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朱氏曰幽。○毛氏曰凌陰

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氏曰

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非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周官凌

冰。孔氏曰西陸朝觀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

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

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

之乃是頒。○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

廟祭非者蓋以時非新出故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為二

邱氏曰肅嚴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

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

○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

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

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

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

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

先之所以。○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

急民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

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

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鴟于嬌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

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

所以為
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

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滕言周公先攝政中誅

宰中避而作出作詩貽王以作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由六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鸛鴞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

雅言鴟鴞鸛鴞繼言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鸛鴞亦梟之類

也。○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鴟鳥也詩有鴟萃止又翮彼飛

鴟又為梟為鴟蓋梟之類鸛音。○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

者呼鴟鴞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鄭氏曰室猶巢也言

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

之也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程氏曰鸞育也

○朱氏曰鸞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

毀我室耶本程氏說。○程氏曰鴟鴞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

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為鳥言以自比。○呂氏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

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

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

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

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反天基命定

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東萊曰

鸛鴞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

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鸚鵡此乃陸機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綯音直繆音莫侯音侯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氏曰綯繆猶纏綿也○宋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

下言自為安固防閒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為鳥

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

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

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云

予手拮据音居予所拮据音居茶音徒予所蓄租音胡予口卒瘁

徒音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搢京劇反拘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曰搢持也搢拘謂以手爪拘持草也

○宋氏曰將取也○毛氏曰茶萑茗音條也孔氏曰蘆為萑茗茗華可藉巢者○程氏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同

○毛氏曰蓄積租取也賦之租同

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瘖病也。手病口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

○釋文曰韓詩云口是為事曰拮据。○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

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為鳥言所以拮据將荼蓄租勞苦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反在消。予尾翛翛。反素彫。予室翹翹。反邢消。風雨所漂。反遙。

予搖予維音嘒嘒。反呼堯。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也。翛翛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

也。嘒嘒懼也。○鄭氏曰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

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

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

詩以喻王亦不以此已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得而不汲汲也。○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

也。○釋文脩脩作翛翛。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也。○釋文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

家之望女。音汝。也。四言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敘

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

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

得至歸周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

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敘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

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

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與。

呂氏詩言卷十一

五

我徂東山惛惛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枚莫杯反娟娟烏乎反者蠋

蜀音烝在桑野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惛惛言久也陳氏曰惛慢也有流

而不止○孔氏曰零雨零落之也○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

微雨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為謂之勿○毛氏曰士事也○

鄭氏曰行陳也○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

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娟娟蠋貌桑

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蛭蟪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蠋○蛭烏木反蟪音烏○

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

○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

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

鄭氏曰敘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

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惛惛不

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閱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

慘○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

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為之變如○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其倫之喪

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娟娟者蠋

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卷在桑葉

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於車下也○說文蠋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

行陳也所謂敘其情而閔其勞○毛氏曰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力果反之實亦

施羊鼓反于宇伊威在室音蕭蕭音蕭蛸所交反在戶叮他頂反唾他短反鹿

場熠以執反耀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贏枯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贏之實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

○陳氏曰施延也果贏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氏曰

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蟪蛄者小蜘蛛也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蟪蛄長崎也○委於為反崎起宜反○孔

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崎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

○程氏曰叮唾廬傍哇隴為麋鹿之場也王氏曰親客至

場者町畦村墾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

○孔氏曰本草熠耀一名螢火通人行唾為田里所聚

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

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耀也○董氏曰熠耀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

○程氏曰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

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

事廢室廬遂荒果贏以下是在彼思念其如此也○鄭

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宋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

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古玩反鳴于垓田節

○

○

反婦嘆于室灑掃穹室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烝在栗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鶴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鶴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雨則

鳴○毛氏曰埳螿魚綺反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鶴好

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螿輦土為塚以避溼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螿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

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鄭氏曰灑掃埽拚甫問反也類

○王氏曰埳是邱埳也○程氏曰穹室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室謂鼠穴也○程氏曰

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宋氏曰

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

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九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

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聿隨也念其將至而灑

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

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漻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

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

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駮有黃處有白處駮白曰駮孔氏

日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縢婦人之褱許韋反也母戒女施衿其鳩反

結悅孔氏曰昏禮言結納此言結納則納當是悅。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納納綏也。注綏繫也。又曰衿謂之褱注衣小帶。悅始說反褱辭見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

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

彩也親結其納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幽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斨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

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盞曲容反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盞斧

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

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

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

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

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

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

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

日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人也

○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据

既破我斧文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反哀我人

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吡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在羞反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鉢釋文曰韓詩云鉢鑿屬邁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

○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邁

集本作擊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遙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

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

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

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

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姓

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

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灋也覲見也之子指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

之邊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旅人為豆實三而成穀崇尺。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

瓦豆謂之登疏曰旅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毛氏曰踐行

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

手中之柯而得其灋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

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

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通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

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鱗才損反魴音房我覲之子衮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纓子弄反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

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纓今之百囊網也。○陸氏草木疏曰鱗似鱗

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鱗赤眼。○魴解見敝笱。○釋文曰衮衣

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

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

日黼皆繡於裳。○程氏曰鱗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鱗魴

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覲之子當用上公禮服

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雁○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

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

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滕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

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

曰我覲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

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

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

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

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

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

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

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反蒲末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寔反丁四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鳥音昔兀兀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躡反力輒也孔氏曰跋○孔氏曰狼

之老者領下垂胡朱氏曰領下懸肉也○毛氏曰寔踳反其劫也說文

也躡進則躡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

也○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氏

曰碩大膚美也○鄭氏屨人注曰王鳥有三等赤鳥為上

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複下

曰鳥禪下曰屨○王氏曰凡人所馮以為安故兀兀安也

毛氏曰兀兀貌絢音勅○孔氏曰謂鳥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總縹中紉

也○朱氏曰安重貌○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

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

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

穿羅縠前跋後寔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

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

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

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鳥兀兀然也范氏曰其

容亦盛赤鳥兀兀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

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

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

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

則四國流言近則主不知而赤鳥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

注作擊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擊擊

狼蹇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

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蹇安有几几不

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日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

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焉而

周復都豐鎬魚藻叙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

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

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

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暨居之非遷

也都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

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

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

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

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

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

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

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

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

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

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

氏謂凡書非正經也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

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

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

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

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鳩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以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曰燕禮於客之

天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設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

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

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

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

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呦音呦鹿鳴食野之苹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

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蘩蕭氏

曰郭璞云今蘩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董氏曰

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笙入立于縣中衆

笙不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

時鼓其箏中**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篚厥元黃。程氏曰

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迎也

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

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

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

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

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

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

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

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

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

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他彫 反 君子是則是傲胡教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菽去刃也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菽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

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

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毛氏曰恍愉也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

孔氏曰愉音與說文訓為薄也示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恍愉薄也

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

以厚之之意使儀灋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傲也。○長

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嘉賓

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恍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傲者不

亦君 乎 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

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

樂音且湛都南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湛樂之

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

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氏曰夫

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

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 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

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悅音矣

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我古我心

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周道岐周之道

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氏

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駕此四

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

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

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

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

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

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

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

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

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為是說抑不知使臣初發

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

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駢駢他丹反嘽駘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意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駘山陰陸氏

日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遑暇啓跪也。爾雅注云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也。爾雅注云小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

遑啟處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佳者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騅夫不也。孔氏曰李巡云夫不一名

騅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騅也郭璞云今鶉鳩也。○朱氏曰或曰騅俗字也當作佳凡鳥之短尾皆佳屬。

苞栩解見鶉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騅翩翩或飛

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

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騅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

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

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櫞也。起音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駮駮。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論音審

毛氏曰駮駮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駮馬行疾也。○鄭氏曰論告也君

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

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

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

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

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重於此其見之矣。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

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所巾駢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

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駢衆多之貌。征

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朱

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

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歐

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

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

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

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

音俱

六轡如濡

如朱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駼駟皆駟之良選所

以賁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駘○鄭氏曰如濡言鮮

澤也○毛氏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鄭氏

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出左○程氏曰諏謀

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

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

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洽而能正君者也

○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

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

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君之所以

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

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

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

旨也

我馬維騏

音其

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鳥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詳解見駟均調也○歐陽氏曰諏謀度

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

之不成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

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

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

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董氏曰韓詩敘夫移燕兄弟也

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宋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而

此詩之敘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

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

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

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

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

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

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孔氏曰

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

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字亦

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

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

常棣之言為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

鄂作萼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

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

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

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

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己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日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況於朋友乎

○董氏曰集注作鵲鵠爾雅作鵲鵠左氏

與爾雅同

兄弟鬩

許歷反于牆

左良反外禦

魚呂反其務

每有良朋

丞反

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

爾雅曰鬩恨也

○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

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

毛氏曰烝填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填真塵同

○釋文曰爾雅填依字音田與真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

○毛氏曰戎相也

朱氏曰戎助也

○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

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

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

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共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

○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

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

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為窺伺謂寇

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

篇之全相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

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

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

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敘若曰死喪

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邊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

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

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

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儻賓九反爾邊豆飲酒之飶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儻陳也○蘇氏曰飶饜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

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
曰孺骨肉相親屬也

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

無間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

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

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既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

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

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

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是究是圖宜都但反

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蓋唐人猶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宜信也○

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

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

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

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

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

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

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

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

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涉耕鳥鳴嚶嚶於耕出自幽谷遷于喬其驕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朱氏曰嚶嚶鳥聲

之和也郭璞曰嚶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

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

不變○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

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

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

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

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

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

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

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

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

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邱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

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嬰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於山間嬰嬰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矣不欺。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醜反所宜酒有藇音既既有肥豜直呂反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鳥粲酒反所懈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孚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為聲而有柿也。以

筐曰醜以藪曰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灑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

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豜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

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

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

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親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

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

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

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掃

灑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

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言八簋者據待族入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邊豆倍之天子燕

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季

氏曰賣詩已卷十七

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論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知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音侯

以愆起處反有酒湑思敘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旬反蹲

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墀○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

○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

皆在也○毛氏曰餼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餼

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湑舊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

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泝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泝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是也

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李氏曰坎坎鼓聲

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

共飲此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踈遠

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餼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酌之無酒則我酌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餼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消之無則酌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餼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言

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反戶稼

下如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

鄭氏曰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

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

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

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

必以反

爾單厚何福不除

治慮反

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使

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

新也日進之義

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

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毛氏曰庶衆也

程氏曰俾之多○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

改夏為禘禘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公謂后稷至諸盥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直父索隱云古公

直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盥三代世表作叔類。盥直留反。○朱氏曰先王太王以

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

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前皆為先公○毛氏曰君先

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孔氏曰

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為饔是用孝享謂

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曰既則又

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

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

惟饔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

圭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

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

○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鄭氏曰黎眾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之書言平章

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族姓也

鄭氏曰羣眾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徧為爾德者言助

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

爾為

德也

呂氏詩言卷一

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

願也

如月之恒反古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

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恒字作恒○釋文曰升

出也言俱進也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

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

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

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

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亦至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二

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於後亦漸虧至二

○程氏曰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長樂劉氏曰覆

如松栢之茂而○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

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獫音險

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杖大計反杜以勤歸也

鄭氏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

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

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戍役以獫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

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杖杜序云勞還

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

出車杖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獫狁○

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

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之敘其勤勞○

日命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用之以遣之敘其勤勞○

之命王則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

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氏曰

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

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

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為戍役者

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

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

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

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

○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

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

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

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

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

陽故名此月為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君子

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蓂
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豔不堅固也處猶

居也○毛氏曰疾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

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監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

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

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

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

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

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蘇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

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

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

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

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

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

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爾爾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

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玃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

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也言君子所處小人

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禦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腔膺也

易之成艮皆取象以○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

著其隨物以動也○列整治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計也鄭氏曰弓反末者

御者解紛宜滑也○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

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弣之名弛之則反曲

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紛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

故曰所以解紛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

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

亦不為解纜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魚服魚皮

必須骨故用滑象若纜或有紛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

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

海潮及天將○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

雨其毛皆起○陳氏曰帥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

戒乎獾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

為戒備獾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于付行道遲

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反雪霏霏芳菲行道遲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此

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董氏

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

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

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饑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

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

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

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成役再基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還旋音率所賴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成役同歌同

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成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眾心也勞還尊卑辨貴賤定眾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

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

載矣王事多難乃且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

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

本荀子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

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程氏

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

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

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眾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

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旐音毛矣彼旃音旃旃斯

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况瘁似醉反

邱氏曰將言建旐設旐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

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旐旐干旐

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使之裝

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

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

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施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

肅然無譁為將者指其旃旄而言曰彼旃旄斯胡不旆

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

心觀之亦若旌旂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

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

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

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旄威靈

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

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

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

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邱之會晉治兵

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王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

遂行斂旆及所聘禮使者載旆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

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旆而受命猶軍

張旆而聽命也使旆行而斂旆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

及所聘之境而張旆

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塗

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為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

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以簡書相告則

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

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

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

事多難言獫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

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

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趨趨吐歷反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中反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

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眾和為一方所俟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獫

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間草蟲鳴焉○朱氏曰豈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

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

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

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芣祁祁巨移反

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芣之人祁祁然眾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眾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

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
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
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

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杕杜解見唐風○毛氏曰皖

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朱氏曰軍事
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有實秋
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繼嗣我日

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
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
為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
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杕木萋止女心悲
止征夫歸止

邱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
○呂氏曰杕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

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幘幘

尺善反四牡瘡瘡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祀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氏曰憚憚貌瘡瘡罷貌。○季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邱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憚憚四牡瘡瘡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居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氏

日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鄭氏曰

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

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

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

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

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辭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

○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

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

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母何以異於鴉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鴉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

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鬻音鱮音常音鯨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鬻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楚婦之笱謂之鬻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鬻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笱揚也

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鬻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笱揚也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陸璣草木疏曰鱮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郭璞云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鯨鮪也孔氏曰郭璞云

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鬻魚笱之易作者麗於鬻者亦美大之魚也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

謂氣寒其風疾即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北風也自十月始

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

秋豺祭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臘月令季獺祭魚然後

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鷹隼擊然後爵音羅設氏

日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爵捕鳥網細密者

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臣

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

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

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過亦為盡

物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己甚矣豈所恃以爲哉治者○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鬻酒鯨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鬻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魴也孔氏曰釋魚云鱧魴舍人曰鱧名魴○郭璞曰鱧魴徧檢諸本或作鱧鯨或作鱧魴

定鱧魴與鱧音同

魚麗于鬻鯉音偃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鯉魴乃兼也孔氏曰釋魚有鯉魴孫炎以爲鯉魴一魚郭璞以爲鯉魴魴魴

四者各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卽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

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鮓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

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

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

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

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
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
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
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
備論於此而與崇邱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
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
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日南陔次二曰白華
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
邱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
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此
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邱下從由儀耳

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邱
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

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其說不爲無理然
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

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
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

乎

南有嘉魚樂音與賢也大音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

也董氏曰文王太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
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

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
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踈奔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
勉强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
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

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毛氏曰

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

膳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

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罩罩助角也孔氏曰釋器

李巡曰籠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己也○邱氏曰

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

○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

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

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

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

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

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苦旦反

毛氏曰汕櫟側交反也鄭氏曰櫟者今之櫟罟也○孔氏曰

取魚衍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

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醫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

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屈虬反木甘瓠音護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之

○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鷓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鷓解見四牡○季氏曰賢者羣然如鷓之來集也○孔氏

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

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

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

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堯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邱氏曰只辭也○孔

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

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說則拘矣○范氏曰

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

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

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

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賢者則非鬼非食感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
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屈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
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

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櫨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

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

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棟音庚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

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

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棟鼠梓孔氏曰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黃黃髮也孔氏曰老

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為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息敘反

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

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

也漙漙然蕭上露貌

○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

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

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

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

○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

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

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

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

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如羊反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毛氏曰漙漙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為龍為光

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邱氏曰見天子之德無

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

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

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露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

季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

踈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俛徒彫反革冲冲勅弓反和

鸞雖雖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俛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鞞也馬轡所鞞之外有

餘而垂者謂之革俛皮為之故曰俛革冲冲垂飾貌。後漢志注曰干寶周

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

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

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鸞曰鸞。孔氏

曰駟駟箋云置鸞於鑣與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

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俛革和

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俛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

日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

日安閑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

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

族人燕為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

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

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句

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

以降奏咳夏取所執脯以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曰

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

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

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

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邱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

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

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

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

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

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温○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

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

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

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八

